





記贈太師
孫厚英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淹仲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
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
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
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
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
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
引韋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司諫言楊妃不當
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為禮部

負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
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明敏通照決事
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
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
不法言者以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
若訥言貶黜太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
尹洙皆坐朋黨被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
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
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

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仲奏
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
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烏賊聞
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
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間營田招屬羗及請戒
諸路養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詐以書請和仲以元
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
順賊尋陷好水仲益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

擅報當誅上以為闔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
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三萬叩
城仲鏖兵血戰賊兵奔壯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
果有伏兵又奪賊馬此為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胡
盧等此招明珠滅滅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
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羗皆為用又之王師再喪
定川仲晝夜領兵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仲
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弟相賀曰邊
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

敗頗以關中為憂曰若得仲出援可無慮及聞仲
出師甚喜時議黥鄉軍仲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
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
於涇仲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
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以鄭戩代之
秋拜叅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衛兵擇守
宰謹勅令厚農業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路
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
者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麟府奏

警鍾自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
動懇以邊事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
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
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
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尚書謚文
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純仁登進士第
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
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
柱國臣王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
士紫金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
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共年十有二月葬于河

南戶樊里之萬安山下公也仲淹字希文五代之
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
之皇考從錢俶朝

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
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
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
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

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
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鏞
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
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
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
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
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

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又之上記其
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
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
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疆母號之漸其事遂
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
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
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
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
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
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
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
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
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
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

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
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
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
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
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
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
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

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
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
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
賊為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
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
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
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
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
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

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

其於兩路既得熟羗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乂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
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
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
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
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
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
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

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
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
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
家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褒卹之甚厚公為
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
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撻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

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者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下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始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

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翰林學士尚書吏部

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文

翰林學

士兼侍講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范文正公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

文正公集 卷之七
子感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
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
相吊以泣至於岩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
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
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
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
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
為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淞家於蘇之吳縣
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

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
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
童任祕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為資談錄六十卷
行於時祕監生壩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幙府端
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
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
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
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
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壯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

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
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
而復爲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
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
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
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
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
太后臨政已已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
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

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
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偏
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
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
不憚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
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
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廼附驛奏疏甚懇至願
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擢爲右
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

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異幸於其間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

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為解時呂夷簡為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滿舍會降知睦州臺

史從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
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閤
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
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
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
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
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譏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
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
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

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
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
未嘗不為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
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機非所宜專然不可以
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
見其下為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
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
州是日上封事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
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

文正公集 卷之四
又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眾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將謂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

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為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大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無幾涇原師出敗於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荅黜其僭

署為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
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為是執政以
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
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
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
為賊衝然地與境相衝又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
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
子入據以率眾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
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

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
等寨招明珠滅滅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
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為吾用先是卒驕難使
主將咸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
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
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垓
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
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
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

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成卒屢劾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較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

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叅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乂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廟以歲月而人不知為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業

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
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
公忠耿不為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
齟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
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
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
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
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於鄙於是得
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

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
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
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
修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
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
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
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
年又請涪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
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

歲病疾又請頽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
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聲勉慕皆欲
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
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屈撓歷補外
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
益務逕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感
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
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
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
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
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畜銳觀釁
適圖進討會羗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
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
敵城要屬雜羗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
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
人耳目皆可為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
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

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
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
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
間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
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
保全獲歿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憮人
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
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
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

樂毋撫邊賜金銀甚

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

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歛無新衣友
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
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為祿
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
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
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
對烏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
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

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
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
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銘曰

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雍蠡
增滂審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
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
聖之餘揭厲洄沿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
焉惟此讒慝志苜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范文正公集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屬吏毛九苞 訂

年譜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
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孫祖上
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
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
中原離亂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

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
時仕吳越九歲童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

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武寧軍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

即徐州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

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

長白山僧舍修學

醴泉寺
內有祠

後居南都郡庠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悌

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

一遂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母夫人至姑

蘇歆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歆

歸本姓他無所覲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

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

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戚疎也吾

安得不卹其饒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

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

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
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
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沉
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
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
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
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謚

文正

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

有文集二十卷別

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
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
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

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
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
以為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
宗謚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
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彛叟仕至高書右丞
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
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

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
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太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謨鄆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
袞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
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
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
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
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
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鄆杜之間

二年巳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

醴泉寺

是歲改

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齏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

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
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
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
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
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
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
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

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
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徃徃餽粥不克日

吳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
懼脩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
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
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
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

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此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

按

域志亳州也

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

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

亳州也

祭龍圖楊

給事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

見牡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

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

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

朱欄歲久益茂為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

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

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

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畧云

昔弱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

公德知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

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

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

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
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單賞延
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
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
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
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
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

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
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
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
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
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
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

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
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
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二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
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
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
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
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
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

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
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
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
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
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
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
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
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

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
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
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
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
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
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
院赴闕詩按九域志南京
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
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

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
遂以狀舉公其畧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效
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
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
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
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
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
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
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

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
二月甲子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
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
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克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
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
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
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
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

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
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
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
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
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
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
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
公所薦公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
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淹緣屬公舉

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
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
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
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
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
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
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
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

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
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
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
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
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
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
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
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
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

日月持乂今皇帝春秋已盛睿指明聖握乾綱
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
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
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宮等處乞下陝
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
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
意也宜罷脩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
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
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駸推官書七月

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
其畧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
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
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
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
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
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
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

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
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
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
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
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
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邵氏聞見
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
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

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
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
矣又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
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
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
監中有二舉子富臬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
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
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臬為壻後改名即富公
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

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
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
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
恩澤移贈考妣其畧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
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
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
慈愛過人卹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
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
者父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

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
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
造用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
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
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
唐中宗朝上官婕妤好貨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為
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

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母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灾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

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
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饒民有食烏昧
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
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為郡
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
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
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
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
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

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
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
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
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
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
於外也居乂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
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
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
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與中丞孔道輔率知諫

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
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
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諫入言尋
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
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
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
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
世昏君所為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

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
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
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
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秦州公知睦州祖德等
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
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
及不許請對之說為非是河陽僉判富弼亦言
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
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
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
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
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
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
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
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
又云郡之山川滿目竒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
富文能琴夙宵為會又迭唱和為郡之樂有如

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洒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有遊烏龍山
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駸太傅同
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
又圖唐處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
徙蘇州蘇為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
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
諮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
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

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淹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淹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灾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處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

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鍾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觀學之敝復請于

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天下五月八日有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文冬
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
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
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
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
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
命知開封府欲挽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

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
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十二
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閹文應置毒公劾
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
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
編次三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
論建都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

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為名
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
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
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
中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
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
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
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

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起遷
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
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
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
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
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謂公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析辭
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
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

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
 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
 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忌之若得為
 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
 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
 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
 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
 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
 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

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
 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
 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仲淹
 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仲淹
 分踈猶以朋黨獲罪而况於臣遂以洙為崇信
 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
 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
 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

文忠公集 卷之五 年譜 三
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
以為當黜是可恠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
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
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
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
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
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

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
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愈貶職
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
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
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
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逆意逐賢人責臣不

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迂
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迂意逐之臣合爭臣愚
以范淹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
取譴辱豈得謂之非幸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
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脩
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洙脩不肖
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庸使
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永叔書于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
所臣出自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
王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
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
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
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
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
秀拔公識其形勝曰紗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
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

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
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
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
坐五老夕陽闌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
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
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公一人
而已饒人為立祠頌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
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

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下具禮
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
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
專城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
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
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
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

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叅政陳琳辯其不然公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

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仲淹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
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
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
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
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
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仲序係元年知越州
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號
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

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
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
綺為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
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
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
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
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
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
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

千人迭直偽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
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
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
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鄆州通判
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
市榜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
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
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

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
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
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
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胡侍郎文又有
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
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
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
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

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
砦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
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
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
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
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
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
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

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
邗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
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
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
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
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
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
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

文正公集 卷之三
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
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
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
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謁勸
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
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
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
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砦神道碑云公為將務
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
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張
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
元昊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
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
漸暖方賊馬瘦人饒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

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

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

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
且言不敢以聞兀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
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
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刪改書既達大
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
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
忠朝廷欲招納叛羗尔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
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

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
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
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
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羗為助環慶酋長六
伯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
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羗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
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
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克經略安撫司
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克經略安
撫司掌書記狀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
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
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
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
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
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
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
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為
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
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
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
巡邊至環州州屬羗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
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
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

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
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
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
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
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
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
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
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

徽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
書十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有讓表元昊
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
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
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
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
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
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

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徙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頰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

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

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

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灾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
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
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
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
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撫
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
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常守并
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
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况為

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書家書略云漸近蒙恩
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
今月二日已答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
政尋面陳利害辭免與韓公且在西府相次必
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
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指揮兒侄知委八月
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
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
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

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
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
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
於西人未行之前蚤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
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
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琦河東臣方壯年
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
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
記有述竇諫議陰德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

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
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乂安非朝夕可能
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此以中外人望不次用
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
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
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
札使疏于前公與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

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
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
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
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
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
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
張海橫行數路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
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

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
誅仲約公時為參政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
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醜錢遺之
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
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
也小民之情醜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
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

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謂公曰方今憲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不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五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

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為郡縣設備使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

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
杞張昱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
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
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為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
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
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
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

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
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城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
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
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
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
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
遂以公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

元昊事可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
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黨及陝
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
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
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
規模濶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
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
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

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
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
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
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
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
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
危樑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
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

與語終日問曰何為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吕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為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盖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月有上吕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頌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吕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吕相公書有舉許渤僉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壘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

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
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
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
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
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深院文
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
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

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
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
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
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
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
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
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
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

詐之迹甚明乞蚤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護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

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

詩谷提刑張太博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任有疾來鄧以存歿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

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

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泚不敢作
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
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
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
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
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
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

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
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
厚文章到老醇其數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
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
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
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
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
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
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

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為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蒞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

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為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頃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思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

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
母以為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
欲為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
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
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政君墓表兵部員外
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
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
饑殍殪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為

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
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
召諸寺庄首諭以饒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
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教吏舍日役千夫
監司奏劾杭州不郵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
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
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
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母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
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

之惠也歲饒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
為令既已卹饒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
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覲撰明堂圖議公奏
之授試太學助教覲能研精經訓會同大議按
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
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
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
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
堂老更表進故朱家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二

月有兄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
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月八
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紳上
已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
墜但歲饒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
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
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
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

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齎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克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頴毫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

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

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羗酋人哀號如父齋三日而去

三日丙午

初九日丙午之師又其卒也曩者入京與咬父齋

隨師知志之師至首恩除數二以之月與為

平為以天平 白雲野青春公香火親忠取

一日公其意未前對或問其意出於

誠士言對以數難并問知在

誠士言對以數難并問知在



